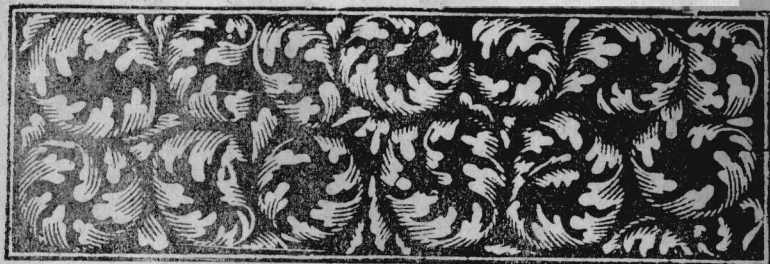


譯華靖曹 著夫莫雷克

# 油 船 德 賓 特 號

行 發 店 書 華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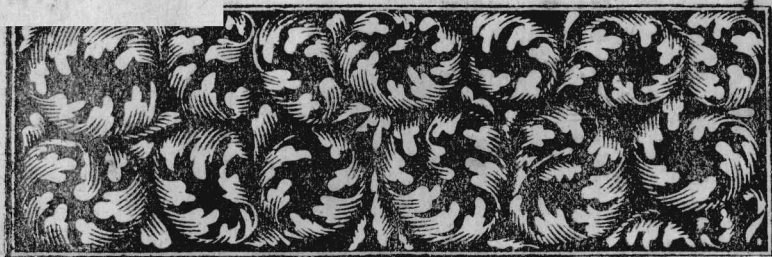


克 雷 莫 夫 著

曹 培 華 譯

油 船 『 德 賓 特 』 號

光 華 書 店 發 行



油船『德賓特』號

著者 克雷莫夫

譯者 曹靖華

出版者 讀書出版社

發行者 光華書店

· 各地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IOUCHUAN  
„DEBINTE”HAU

一九四二年重慶出版  
一九四六年大連出版  
一九四八年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初版發行四千冊

## 克雷莫夫自傳

我於一九〇八年生於列寧格勒文學出版部的一位編輯的家裏。我的童年恰好是內戰的時候，這童年我在莫斯科學校公社的寄宿學校裏度過了。這些年光留下了最鮮明的回憶，而且使我提早成熟了，不過，可惜不會給我好像我們這時代的兒童在正常的中學裏所得的那些必要的知識。歷史或數學功課，常常被值日的叫聲：『削馬鈴薯去！』『卸劈柴去！』打斷了，於是我們就飛快的跑到院子裏，教員也跟在後邊來了。在那些年光我們自己替自己服務；學校的經費很少，可是學生很多；教員很年輕，學生很粗暴的，頑皮的，早熟的。革命使教員們還童了，使兒童們早熟了，這麼一來，使他們接近了。我們在學校裏所得的知識，都是片斷的，可是都記得很牢。我們相互間的友情，不帶一點兒感傷氣，可是根深蒂固的。逃避社會工作——這是要受同志們嘲笑的。我們在教室裏的牆上用粉筆寫道：『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口號在當時對我們不是一個抽象的公式。我們不停手工作着，我們曉得什麼叫做飢荒。

我調查了我的同班們的運氣。他們此刻在生活中都佔着堅穩的位置。兩位姑娘都做了工程師，我的一位親近的同伴做了航空設計員，另一位做了陸軍上校，第三位做了新聞記者，可是我們最年輕的教員，現在成了科學院會員，史大林獎金的獲得者，名聞世界的學者了。可是在那渺茫的既往的時代，我們不會想到職業的選擇，因為除却一種最尊榮的職業——紅軍而外，連一種職業也不知道的。



我們的畢業正是在內戰最後一年的時候。復興時代開始了，全國都高呼著電氣化和全俄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在工人補習班和大學裏，倉卒的製造了新的幹部。時代精神也影響到畢業的學生上了。我的大多數的同伴，連我自己也是如此，都入到工業大學裏了。

我的最初的文學嘗試，還是在小學時代。我非常酷愛讀書，對於俄國古典作家，知道的很好。我記得，我讀柴霍甫的時候，特別感到滿足。我盡力的理解當我讀柴霍甫短篇小說的時候，所得的那些無形的，可是強烈的心情的表現法。我盡力的在語句裏，在他的音調裏去發現這些方法，當我讀到柴霍甫的作風的質樸的時候，我覺得很易接受，被這種感覺鼓舞起來的我，就大胆的執起筆來。可是當我剛剛把我所寫的短篇小說一讀，我就厭惡起自己的作品了，成好久的擱起筆來，以便重在別人的技術的印象下執起筆來，可是又失敗了。

在我讀書的物理機械專科學校裏，有文學研究社。青年們對詩很熱心。其中大概有些才幹的人，可是那些詩大半都是矯飾的，其思想的内容怕連那些作者也弄不清。那些年代，在莫斯科流行了不少文學的翻斜斗的人，青年人追求着形式，自然極力的模倣着他們。我記得我也曾迷惑過對自己文學經驗的虛飾的意義，用語言的花樣去裝飾它們。可是這種迷惑繼續得不久，而且後來我更嚴肅的着手研究起古典作家了。我還帶着寫日記，在日記裏寫着學生生活，人物和事變。這習慣馬上就成為必需的，而且在一生中根深蒂固起來了。後來我在這樸素的記載裏發現出來，我同我模倣別人的那時候比較起來，更為接近目的了。

應當說，在那時我還遠不會夢想着做一個職業的作家呢。偉大的建設年代來到了——馬格尼

多戈爾斯克，德尼普水電廠和顧茲尼次鑛業廠都產生了一集體化和社會主義競賽的年代來到了。

我到無線電台建築上工作去了。完成了這工作，我被派去担任水路運輸工作去了。在這裏，我的工作是在造船場，在江灣，在蘇聯各處的沿海碼頭上過去了。我於是同青年工程師們和有舊風度的專家們，同基本工人們和季工們，同從工人中間提拔出來的卓越的有天才的人員們接觸了。我的人生觀的基礎，就在這些年代裏形成了。

我屢次嘗試着寫一部中篇小說，可是每次都把手稿擱起來了。我覺得牠不過是我所思索的毫無生氣的反映。

一九三六年，我在油船『職工國際號』上往裏海航行，我第一次同斯達罕諾夫運動者們接觸了。

在斯達罕諾夫運動的主導者們中，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突擊隊員們的迥不相同的那種原則上的新的東西，使我吃驚起來。那時蘇聯人剛剛開始運用技術，他們的生產的勝利，是同巨大的緊張，常常同枉費時間與勞力聯繫着的。新的人物，在新的工業技術的基礎上長成了。工人匠師，技師，都勝過了自己技術的領導人，握起領導權，就同舊習性和標準額鬥爭起來了。

在黨的領導下，斯達罕諾夫運動者們所進行的這種鬥爭得到勝利了。最初斯達罕諾夫運動者們的道德的風俗，他們的堅決和意志的品質，使我發生了很大的印象。我在油船上航行着，記着日記，後來回到莫斯科，寫了油船「德賓特」號。

## 目次

|         |     |
|---------|-----|
| 電鑰      | 一   |
| 司令官     | 一五  |
| 烏合之徒    | 七四  |
| 號召      | 一〇〇 |
| 斯泰漢諾夫航行 | 一三六 |
| 風       | 一八〇 |
| 車臣島     | 二〇四 |
| 必要性     | 二三九 |

## 電 鑰

晚上的時候，在裏海輪船公司的無線電台上，值班的有兩個人：無線電員泰魯莫夫和交換情報的負責人牟霞。他那時二十歲，但是都認為他是那一帶的一個優秀的聽音手。聽說他一分鐘可以用電鑰拍一百多個字。當人們向他問起這個的時候，他微笑着，——人不是機器呵！他研究過機器，所以用不着無線電技師幫忙的。一聽見發生毛病的時候，就囁着，咬着指甲，鑽到護板後邊修理起來了。牟霞笑着說：『泰魯莫夫，要是電流擊死你，我就要嚇死到這裏了。請你可憐可憐我吧！』

他們倆是同年，在一起工作好久了。牟霞作着收報和檢報的工作。這是一種疲倦的，單調的，不需要任何知識的工作。當他們倆留在報房的時候，他總愛看她。她微微的動着嘴唇，讀着電報，工作得有效力而且是不知不覺的。短短的頭髮披到她眼上來，她用很快的頭部動作，把頭髮掄過去。在這樣的時候，他覺得她是最令人魂消的了。到下班的時候，她還是如此的新爽，好像才上班的時候一樣，只是她的手微微的有點發顫。

在無線電台上，都給她叫牟霞。她表面看來，非常的年輕，她愛笑，她的口很利。泰魯莫夫在下班以後，常常的送她，她平心靜氣的挽着他的胳膊。

他曉得她是出嫁了的，但是關於她的丈夫，一點也沒有聽說過。彷彿完全就沒有那個人似的。有一次，當他們在海岸上走的時候，他看見在長凳上擁抱着的一對人，就把臉轉了過來。



『韓鳴人們都只在親嘴呢？』牟霞望着他的臉，惡作劇的低聲說，『你想想吧，那麼麼樣的洋洋得意呵！』

他遮掩着窘狀，鹵莽的答道：

『那你對自己的丈夫就少親兩嘴吧。比別人放聰明些吧。』

牟霞少沈默了一下。

『我好久就沒見他了，』她說着，又像太息，又好像在打呵欠，『不曉得有多長時間沒有……』  
『怎麼一回事？』他問着，不明白她是在開玩笑呢，或者說的是實在話。

『他丟得很遠了，』牟霞拉長着聲音說，『他在油船「德賓特」號上當技師的。』

於是牟霞和泰魯莫夫的關係很快的就改變了。他不由得就想起她來了。他很喜歡觸着她的東西或衣服，他很高興他們的名字碰到一塊裏，這是在無線電台上常遇到的事。

有時他無緣無故的對自己發起脾氣來：好像小學生似的愛上了同事，愛上了別人的妻子。除了夢想以外，這什麼結果也不會有。

有時他望着她棹子上的紙細慢慢多起來，忽然就怕起來：她要對工作厭煩起來，一走——一切就完了。他不能想像到第二個女子坐到她的位置上的。可是牟霞沒有走。她依然是愉快的，不倦的，下班以後，在十字街上同他分手的時候，在他後邊喊道：

『多謝你，風流公子！別跌到電車底下了！』

那天晚上工作不太多。在二十三點鐘的時候，泰魯莫夫放送了氣象報告：『在亞斯特拉汗停船

場一帶，有層雲，無雨，東北風到三級（註一）。馬哈其·加拉——克拉斯諾沃德斯克一帶，有微雨可能。東北風不過五級。在最近一晝夜，風可續落和微雲。』他在電報簿裏找到了由輪船上所發的無綫電，那船因天氣惡劣誤點了。到中午沒有報告。

暴風帶向南去了，可是風尾還在克拉斯諾沃德斯克與巴庫間的、晚上碼頭上撤去了暴風雨的信號，第一隻輪船的汽笛，在乾貨船（註二）港裏勝利的叫着，拋着繫船索。

無綫電員放送了氣象報告，就收起報了。照早晨的電報判斷起來，在最近兩小時內，油船不會到的。呼叫電波失掉作用了。透過耳機，勉強的聽見微弱的歌聲。微弱得彷彿弱小的昆蟲，用小掌在反音膜上抓的一般。

泰魯莫夫把遊尺轉了一下，聲音就大起來，強起來了，鋼琴伴奏着的曲調，清清楚楚的響起來。再轉了一圈，爐火純青的女人的嗓音中斷了，接着是拍拍的長久的鼓掌聲。

無綫電員插上了擴音機，把耳機擲了。擴音機被那哄哄的喧嘩震得啞啞的響着，從那喧嘩裏辨出了個別的人語聲和好像哭泣似的尖銳的求救聲。牟霞離開了自己的坐位，走到電話機跟前。

『你發瘋了嗎，』她害怕的說，『如果誰要呼叫怎麼辦呢？』

註一：各國氣象局及科學團體，對於風力之計算，通常均以一八〇五年蒲福（Beaufort）所創之等級爲

標準，共分十二級，即：〇，靜止；一，軟風；二，輕風；三，微風；四，和風；五，清風；六，強風；七，疾風；八，大風；九，烈風；十，狂風；十一，暴風；十二，颶風。——譯者。

註二：乾貨船係指除裝運煤油之船隻外其他各種裝運貨物之船而言。

她靠着他的椅子背，對着他的後腦窩呼吸着。掌聲息了。女人的聲音又唱起那平常的天真的搖籃歌來。

『搖籃歌，』牟霞低聲說，『唱的好，對嗎？唔，讓一點，奈魯莫夫！』

她坐到椅子邊上，怕溜下來，就用手抱着他的肩膀。她的臉近得使他從那半張的嘴唇裏，把她的牙齒的溫潤的光輝都看見了。他慢慢的向她偏着頭，她的頭髮撩着他的臉了。她沒有覺到這個，只是聚精會神的望着擴音機的黑盤子出神。他沒有聽音樂，他只在想着他們從來還沒有這樣的抱着坐過，想着他們的親密不知不覺的在增長着，將來還要增長呢，一直……一直增長到他們成了夫妻的時候。『這是會有的事，』他愉快的想道，『是的，這樣的事會有的。』當掌聲又起了的時候，他才醒悟過來。

『够了，』牟霞說，『在海上有人在咒你的。你想挨罰的吧！』

他把手柄轉動了一下，照牟霞瞟了一眼。她把兩手向後腦一伸，大大的伸了一個懶腰，她的眼睛溫存而可愛。她彷彿已經知道他愛她，而且是離不開的了。相反的！他已經覺得對她表示自己的愛情是可能的了。

他慢慢的戴上耳機，調整了海上的呼叫的電波。寂無聲息。牟霞已經坐在椅子跟前，她的手飛快的在紙堆裏檢着，分齋類，粘貼着。報房裏很寂靜，只有瓦斯爐子在隔壁嗤嗤的發響。他望了一望鐘，——正是夜裏一點五十分。他忽然想道：如果到兩點鐘才有海上呼叫電波的話，——那麼今天就應當同牟霞解釋。突然就心慌而愉快起來了。想起來幼年同伙伴們解決大的爭執的時候，向上

掄着棍子作解決。棍子在空中旋轉着，看牠是豎着落下來或是平着落下來。豎着呢，還是平着呢？

……五十四分。到兩點還有六分鐘，——可能性不大了。最好想點別的事吧。想什麼呢？牟霞的丈夫在油船『德賓特』號上航行的。不久以前，這『德賓特』號真是轟動一時，——斯泰漢諾夫航行的理想是屬於牠的，牠首先把這理想實現了。可是牠同另一隻油船——『加馬利』號競賽的，也是一幫健全的集體，還真不曉得誰能佔上風呢。早晨得到『德賓特』號的無線電報：牠用電索拖着一隻壞了機器的船……牟霞見了那無綫電報，簡直一聲也沒哼！而昨天有過風暴呢。她從來沒有提到過自己的丈夫。有一次（這是『德賓特』斯泰漢諾夫競賽勝利的那一天）她沒有到碼頭上去迎接他。油船在碼頭上停不到三個鐘頭。他們這樣的分別過慣了。這是會有的事……有趣的是，他是什麼樣的人呢？船上的技師，他的姓大概是傅拉梭夫……不，是巴梭夫……大概是一個不年輕的，愛沈默的人，好像一般的船上的技師似的。可是牟霞喜歡笑。

……五十六分鐘了。一定是接上了一隻船上的無線電了：微弱的手指彈的聲音和耳機的鳴聲。快點呼叫也好！他把筆在墨汁裏浸了一下，把電報簿往跟前挪了挪。應當今天同牟霞談一談呢。可是在值班的時候不方便，應當去送她，那時候……

……五十七分鐘了。電報機在寂靜裏大聲的，堅決的響起來。彷彿發昏了似的手按着電鑰，不習慣的單調的信號在迷惑着。三點，三點，三點……SOS……（註）他從下邊把電話綫拉了一下，半圓形的鋼環夾着頭頂。太陽穴瘋狂的跳起來。

註：SOS爲「呼救」或「急救」電報碼。——譯者。



『SOS……SOS……SOS……我是「烏茲伯克斯坦」號，在車臣島南四二，三六和一七，零二度上。船上失火了。我們無法滅火……SOS……SOS……』

無線電員開始寫起來。他彷彿在夢中似的：在懶洋洋的意識裏，突然有人在他耳朵上喊一句話，周圍於是都成了可怕的凶兆了。小鎚在敲着。

『SOS……SOS……在車臣島南四二，三六和一七，零二度上。自己無法。曳船「德賓特」號將曳索砍斷。由舊航綫駛去。不回答我們信號。我們無法……SOS……』

『卒霞，失事了，要救護部……』泰魯莫夫喊着，『快一點，小卒霞！』  
透過耳機，他模糊的聽見了她的聲音：

『什麼事發生了，泰魯莫夫？』

『別同我說話。電報在這裏。』

她的手由他肩後伸過去，抓住電報簿。

他聽見她用槓杆敲着電話機。

『輪船公司，』她鎮靜的說着，『我要救護部的。快些！』

電報又響起來了。

『SOS，SOS，SOS……我是「烏茲伯克斯坦」號，船上裝的重油。十號油艙爆炸。因油艙爆炸，失掉鎮定。因後甲板上起火，小艇不易下水。四二，二五和一七，零二度。油船「德賓特」號駛去，對信號不回答，SOS，SOS……』

沈寂。半霞轉發着電報。她轉過身來，用手遮着。她怕妨礙了收報，低聲說着。半霞真是能幹的人。她放下電話筒，走到三跟前。

『無賴東西！』她氣憤憤的說，『把同伴們都拋開了……你聽着，泰魯莫夫！』

『唔？』

『你聽到什麼了嗎？』

『沒有。』

『泰魯莫夫，爲什麼他們走了呢？』

『不曉得。他們也是裝的重油呢。怕燒死了。』

『混蛋東西！想救自己的狗命嗎？』

『哼……』

『泰魯莫夫，你聽見了嗎？』

『是的。別同我講話吧。』

無線電員用手掌把耳機按了按，覺得耳朵裏發痛。震蕩的空氣，被信號的各種混亂的聲音噪得響起來。

『……「烏茲伯克斯坦」號，我是「布爾塞維克」號，三十哩，開往你……巴庫，馬哈其·加拉，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呼叫乾貨輪，四二，三五和一七，零二，車臣島南……』

泰魯莫夫把手柄撥到轉報上。發電機在隔壁響起來，旋轉着。放送機的窗子被電燈照得發着黃

元。他把手放到電鑰上按起來。在電鑰的電流閉器下，閃着藍色的電花，檢查擴音器在響着。

『一切乾貨輪……四二，三五和一七，零二……』

後來他又收起報了。船上的無綫電，吱吱的響了兩下，就寂無聲息了。凝然的業務寂靜起來了，在這寂靜裏，他聽見了錨鍊的響聲，蒸汽的嘯聲，被螺旋推進機激起的水泡的嗤嗤聲。於是突然的沙沙的無綫電就響亮的叫起來了：

『「烏茲伯克斯坦」，「烏茲伯克斯坦」，我是「德賓特」，我向你開駛，我從右側開去，我放下小艇。把人招集起來，保持鎮靜。完了……我呼叫巴庫，馬哈其·加拉……』

『牟霞，要救護部，』泰魯莫夫弄亂着電碼大叫着，『你聽見了沒有，牟霞？……』

『巴庫，馬哈其·加拉，我是「德賓特」號，我開去救護「烏茲伯克斯坦」號的船員的。我的船上滿載重油。我冒火險採取這手段。請派救生船到四二，三五和一七，零二度……』

牟霞跑到棹子跟前。

『救護部在電話機跟前等着的，』她說道，『你已經完了嗎？』

她抓起電報，跑到電話跟前。泰魯莫夫看着她把電話筒放到耳朵上，往電報上望了一眼。她忽然間靠着牆，咬着嘴唇，把眼睛密縫起來。這樣繼續的不久，總共幾秒鐘而已。後來，她睜開眼睛，用十分平常的聲音對着電話筒說：

『準備好了嗎？我轉送無綫電報：』巴庫，馬哈其·加拉，從油船「德賓特」號上……』

泰魯莫夫休息着，爬在棹子上。船上的無綫電又吱吱的響起來。他怕那轟轟的喧鬧，不敢開無

綫電。耳朵裏都緊張得鳴起來，思想也被那斷斷續續的電報句子攪亂了。

「糟糕的是附近竟沒有一隻船。爲什麼叫乾貨輪呢？石油船容易發火的。『德賓特』號是石油船……把曳索砍斷開走了，後來又回來了！真奇怪！現在牠更不容易救人了。無線電員是最後一個離開電報室的……誰在『烏茲伯克斯坦』號上當無線電員呢，——是王利良，是一個小夥子，是青年通訊員。或許被難了吧？或許一切人都被難了吧？不，『德賓特』放下小艇，把一切人都救出來的。可是爲什麼牠開走了呢？爲什麼不回答信號呢？又爲什麼回頭了呢？那裏裝着危險貨——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那裏邊含有好多揮發油，牠燒起來好像汽油似的。關於這隻油船有什麼話呢？是的，斯泰漢諾夫的航行呵！在完成運輸計劃上牠是走在前邊的。牟霞的丈夫巴梭夫在『德賓特』號上當技師的。當她一看了無線電報的時候，就嚇了一跳……五級的風吹着火花，海上起着大浪……主要的——不要發出呼叫！他們打電說船失掉鎖定了——傾斜了。那麼着，當船的上層燃燒着，船準備傾覆的時候，王利良還坐在無線電報室裏拍電的。他的衣服在冒着烟，他用很大的黑口吞着烟，燃燒着的石油的辛辣的烟氣和紅……小夥子，青年通訊員……」

船上的無線電寂然了。耳機裏又滲透着免強可以聽見的音樂。是來自梯夫里斯，愛里望？（註）

「……再見吧，我的流浪羣，我最後唱一次吧……」歌女帶着豪邁的吉卜賽人的疲憊的聲音，彷彿由不透風的牆後邊喊的一樣。

註：梯夫里斯是喬治亞共和國的首都，愛里望是阿美尼亞共和國的首都，意爲從此兩地廣播去的節目。

壞收音機，選擇得糟糕！無綫電員旋轉着調音器，想除淨了無用的聲音。他氣着，吉卜賽的歌女只管唱着，不知道莫爾斯（註）的電碼，也不知道到車臣島右岸有多少遠。一陣掌聲響過，一切都靜寂了。海上呼叫的電波，空虛起來了。

泰魯莫夫轉過身來，看見了牟霞。她站到他的椅子後邊，手貼到胸上。她的面色是蒼白的。他覺得她會跌倒的。

『什麼也沒有嗎，泰魯莫夫？』

『沒有。』

『你曉得，我不能作事了。我在這裏站一會……可以嗎？』

『可以，』他在椅子上挪了一點，讓着坐位，『坐到這裏吧。別着急。』

他覺得他比她好得多，因為他比較沈靜。可是同時不知爲什麼他覺得有點苦惱。

牟霞坐到椅子邊上，打着寒戰：

『我打寒戰的，』她訴着苦，『這裏很冷。』

『這是因爲你心裏不平靜才這樣的，牟霞。』

『這裏實在冷。你聽着，泰魯莫夫！』

『什麼？』

『去年油船「遊擊隊」號燒了。你記得嗎？那時他們裝的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這是有爆

註：莫爾斯（Morse，1791—1872）美人，電報機發明者，世界第一封電報，依其法於一八四四年拍出。